

故 宫 的 夏

苏嘉靖

太和殿前,丹陛侧东,故宫里的日晷在春雨冬雪、暑过秋凉的影像流动中,昭示着与天同运、日出东方。“暑”面迎光,复看北。每年春分到秋分,太阳直射北半球,晷针的影子会落在面向北方的晷盘正面。站在日晷北面,能看到清晰的指针影子,就意味着“夏季模式”已经开启。东之晷,天行有常,以寸镌刻光阴。紫禁城中,时间被大写成历史,而王朝的呼吸、四季的冷暖、人心的微澜,也被时光留下的古物,系数收纳于方寸之间。

清眠象牙席,冰僮荐晨曦;轻纱徐徐步,摇扇调素琴。

夏的暑,消于皇室精工。

夜阑微凉,一席清眠锁宫幽。清代帝后盛夏寝居,喜铺象牙席。岭南匠人以独门工艺,将象牙浸软劈丝,织就纹理细密、柔韧光洁的席面,睡上去冰感凉润,远胜寻常竹草凉席。夏夜凭席而卧,凉意贴身,驱散暑热,伴深宫静谧,安然入眠。此工艺繁复奢靡、劳民费工,雍正崇尚勤俭,下旨禁造,传统象牙劈丝技术又已失传,传世器物寥寥,更显这份宫廷清欢的珍贵难得。

冰僮荐晨,一味清心启朝凉。宫廷巧匠以柏木制作冰箱,储纳四时美味,清爽开启一日光景。箱体内壁镶铅,密闭隔温,于格屉之下置冰锁凉,盛夏可长效保鲜果蔬、点心、膳食。一夜暑气沉沉,晨起一口冰润清食,甜爽解腻,涤尽烦闷。

朝餐既罢,一袭轻纱度日长。后妃食罢更衣,换上月白色常袍。衣料选用进口泰西纱,质地轻薄通透,自带微凉质感,暗花纹样清丽含蓄。马蹄袖改良后,袖口上翻,实用功能弱化,转为雅致装饰,融合满汉审美,形制简约端庄。凭栏处,美人身着轻纱,缓步庭廊,衣袂翩跹,清风随行,尽显夏日凉爽素雅。

日上炎炽,一扇香随玉腕风。正午时分,暑气蒸腾,闲坐庭中,轻摇纱扇,成为宫廷一道风景。纱扇竹柄疏朗有致,滑腻生凉;扇面以轻薄暗花纱作底,灵动通透。正面五彩丝线精绣,针法繁复细密,物象栩栩如生;背面堆绫剪贴晕染,肌理微凸立体,层次分明。葵瓣扇绣蝶舞芳菲,石榴扇绘花鸟嫣然,两扇皆匠心独运、细腻温婉,彰显宫廷消暑风雅。

日昃渐永,一琴静对晚来清。暮色初临,暑气渐收。独坐窗下,抚琴膝上,仲尼式秀美清丽,“玉壶冰”跃然龙池,凉意已现端倪。指下泠泠,流水清音,穿廊过殿,沁入暮色人心。桐木为胎,髹以黑漆,蛇腹间流水断纹纵横交错,古意苍然。金徽含光,白玉为足,檀木为轸,成宋琴之上选。琴身虽薄,音色却悠扬沉静。指尖所触,一手抹丝弦,一手挑千年。角徵宫商,在金公路手上,从南宋绍兴飘过八百年,在一日一黄昏,涤净满庭喧嚣。琴声飘过,暑意渐消,漏下一缕清宁,驻足时光深处。

清眠象牙席,冰僮荐晨曦;轻纱徐徐步,摇扇调素琴。一脉清凉,串起宫墙内的消夏光景。那份烟火清欢与雅韵匠心,穿透岁月,依旧动人。



《松荫消夏图》：“寰中第一尊崇者,却是忧劳第一人。”

董邦达《松荫消夏图》成于清乾隆九年,画中崇山峻岭,环抱潺潺水溪,苍松如盖,洒下浓荫。乾隆褪去龙袍,身着汉装,悠然坐于石案旁。案上弦琴静卧,书卷半展,童子在一旁煮茶。董邦达借山环水抱的自然之力,将皇帝的身姿轻挽画心,于清风流水之间,塑造出松泉读书、避暑安闲的高士形象。

画成次年,乙丑季夏,乾隆于圆明园清晖阁展阅此卷,山水幽境,勾连起一段旧梦,于消夏心境中再感“至尊至劳”,遂将梦中所得绝句题写于画幅上端,附长款记始末:“梦中自题小像一绝,甲子夏五所记也,乙丑季夏清晖阁再书。”画幅内所铃“避暑山庄”“漱观”“陶冶性灵”诸玺,点明此图曾挂于承德避暑山庄澄观斋殿内,相伴其消夏光阴。

而那场旧梦,原在去岁端午。清乾隆九年,34岁的弘历驻蹕圆明园。连日直面畿辅大旱,甲子“大比”,又牵出顺天府舞弊大案,他终日批阅奏折,权衡满汉臣僚,筹措粮款、赈济水利,万事乾惕,不敢松懈。政务积压带来的深重忧劳化入梦境,忽见一幅自身小像,恍惚间吟成四行绝句。拂晓梦醒,诗句分毫未忘,当即落笔誊录,题为《梦中自题小像一首》。诗中直抒帝王无人共解的孤寂:“寰中第一尊崇者,却是忧劳第一人。”

画中,是帝王心底向往的隐逸清幽;诗里,是朝堂之上无可推卸的千钧重担。画卷上淡远温润的笔墨,与诗中沉郁自省的文字彼此映照,既是乾隆初年“宽严相济”治国高压下的心境实录,亦蕴藏儒释交融之中的精神底色——知世事虚空而守君主担当,居至尊之位而怀生民之忧。这幅松荫下的消夏图景,以一抹苍翠清凉,为后世留存了一份褪去帝王威仪、袒露真实心绪的夏日之思。



清乾隆松荫消夏图 董邦达绘

宋代汝窑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

传说宋徽宗赵佶曾有一梦,梦见雨过初霁,云开天青,碧空澄澈如洗。醒来后,他念念不忘那抹无法言说的颜色,遂降旨烧瓷。匠人以玛瑙入釉,终将徽宗脑海中的意念,烧成“似玉非玉而胜玉”的天青色。夏日雨来骤,投梦入窑火,成汝瓷天底色。

北宋汝窑天青釉碗,全球流传有序、完整无缺的清宫旧藏传世器只有两件,一件辗转至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一件便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碗通身温润如玉,胎体薄如蝉翼,施淡雅天青色釉,光线流转之间,釉色随之变幻,外底以隶书镌刻乾隆御题诗一首。诗中对宋代极简美学高度推崇,赞汝窑简约端庄、摒弃繁缛,故能久历岁月考验。“孟圆切已近君道,玩物政忘太保言”,赏物鉴宝时,乾隆由碗型之圆,推及君道周圆,提醒自己不能玩物丧志。

两代帝王,两场夏梦,两段心事。一往天地空灵处,逐梦造器;一在天高九重处,触器自省。赵佶因梦追逐天光,将夏日晴空铸为永恒;弘历以诗将这碗天青尽收眼底,虽惕厉自省,仍得凭借帝王之位,尽纳天下至美之器。

这,就是故宫的夏,在此,亦不在此。听松风伴明月,笑天子也多情。许夏为朱明,许夏为长赢,不如左拥竹月右碧城,前披苍绿后凝脂,中怀一素琴,轻吟浅唱:“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

(作者系学习出版社副编审,图片均为故宫博物院藏品,由作者提供)



宋代汝窑天青釉碗

文物映中华

书院春秋

中华文化的长河里,典籍沉淀着文明的基因,是思想和精神的载体。从甲骨青铜到竹简帛书,从雕版印刷到线装古籍,许多经典典籍历经天灾、人祸,依然能穿越时空、抵达今人手中,离不开一个特殊的文化载体——书院。提到书院,很多人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夫子讲学的场景,但除此之外,它还是典籍的收藏库、修复所、刻印坊与传播站。千百年来,书院为中华典籍筑起一道无形的保护屏障,让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唐代是书院的萌芽期,最初的书院既有民间学者的私人书斋,也有官方整理典籍的机构。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便专门负责校勘、整理、编纂、收藏皇家典籍。到了宋代,书院迎来鼎盛期,岳麓、白鹿洞、应天、嵩阳四大书院名闻天下,全国书院数量激增,每一座书院都建有专门的藏书楼。书院藏书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藏书体系,成为典籍保护与传播的中坚力量。书院通过藏书、刻书、讲学等活动,为典籍的保存、产生与传播构筑了关键的平台与守护机制。

藏书是书院的基础功能。古人云,无书不成书院,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书院以书为核心的文化特征。与官府藏书的封闭性、私人藏书的排他性不同,书院藏书兼具公共性与学术性,既为夫子讲学、弟子研读提供典籍,也为珍贵古籍提供保护。书院的藏书来源十分广泛,有朝廷御赐的经典文献,也有地方官员、乡绅名士的捐赠,还有山长与学子四处搜集的散佚古籍,以及书院自行刻印、校勘的典籍。为了守护好这些典籍,古代书院形成了一套严谨完善的藏书管理制度。书院会设专人管理藏书,负责登记、编目、借阅、晾晒,防止典籍丢失、损毁。藏书楼多选址于山水清幽、干燥通风之地,以远离火灾、水患与战乱。每逢春夏潮湿季节,书院还会将典籍搬出晾晒,防霉防蛀,这一习俗既是护书的实用举措,也成为文人传承文脉的庄严仪式。

刻书与校勘,是书院让典籍留存下来的重要保障。刻书是书院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核心环节。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典籍全靠手抄,不仅效率低下,还容易出现传抄错误,导致典籍失真。宋代雕版印刷术成熟后,书院便成为民间刻书的主力军,开创了书院刻书的黄金时代。书院刻书有三大优势:一是校勘精准,主持刻书的山长多为饱学之士,常亲自参与书籍的校勘与审订,确保内容准确无误;二是选材精良,书院多刻印儒家经典、史学著作、诸子百家与名家文集,聚焦文化核心典籍,拒绝粗制滥造;三是工艺考究,书院刻本用纸上乘、字体工整、装帧精美,被后世誉为“书院本”,成为古籍中的珍品,与官刻本、坊刻本比肩而立。书院刻书在推动典籍的平民化、普及化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官学垄断、书籍稀缺的古代,典籍大多藏于深宫内院,普通学子很难接触。而书院通过大量刻印典籍,不仅满足了自身的教学需求,还将典籍传播至民间乡野,让寒门子弟也能研读圣贤书。元代江西的书院大量刻印经史典籍,明代书院刻书更是遍布全国,清代书院刻书规模进一步扩大,无数经典典籍通过书院的雕版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人接受文化教育。

讲学是书院活化典籍、传承思想的重要方式,让典籍的思想价值得以传承与弘扬。书院的核心功能是讲学,而讲学的根基便是典籍。山长以经典典籍为教材,逐篇讲解经义,引导学子研读典籍、阐释思想、辩论学术,让典籍中的智慧不再是尘封的文字,而是活的学问。在书院里,学子与典籍朝夕相伴,读经典、悟道理、修身心,既成就了自身修养,也让典籍的精神内核代代相传。更可贵的是,书院在研读典籍的过程中,不断对典籍进行整理、注疏、阐释,丰富了典籍的内涵。宋代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潜心注解《四书》,编撰《四书章句集注》,让儒家经典更易读懂、更易传播。明代王阳明晚年书院讲学,结合典籍阐释传播心学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基于典籍的学术研究,既让文化思想历久弥新,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学术成果,让典籍的文化生命力不断延续。

书院：典籍的守护者与传播者

金 硕

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核心环节。在印刷术普及之前,典籍全靠手抄,不仅效率低下,还容易出现传抄错误,导致典籍失真。宋代雕版印刷术成熟后,书院便成为民间刻书的主力军,开创了书院刻书的黄金时代。书院刻书有三大优势:一是校勘精准,主持刻书的山长多为饱学之士,常亲自参与书籍的校勘与审订,确保内容准确无误;二是选材精良,书院多刻印儒家经典、史学著作、诸子百家与名家文集,聚焦文化核心典籍,拒绝粗制滥造;三是工艺考究,书院刻本用纸上乘、字体工整、装帧精美,被后世誉为“书院本”,成为古籍中的珍品,与官刻本、坊刻本比肩而立。书院刻书在推动典籍的平民化、普及化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官学垄断、书籍稀缺的古代,典籍大多藏于深宫内院,普通学子很难接触。而书院通过大量刻印典籍,不仅满足了自身的教学需求,还将典籍传播至民间乡野,让寒门子弟也能研读圣贤书。元代江西的书院大量刻印经史典籍,明代书院刻书更是遍布全国,清代书院刻书规模进一步扩大,无数经典典籍通过书院的雕版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人接受文化教育。

如果说道典籍是文明的载体,那么书院便是典籍的港湾。千余年来,书院以藏书为基,以刻书为翼,以讲学为魂,让一部部典籍躲过岁月侵蚀、战火纷飞,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熠熠生辉。它不仅是古代的教育机构,更是中华典籍的守护者与传播者,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动见证。如今,当我们翻开一部部古籍,品读字里行间的智慧,当我们走进一座座书院,感受千年书香的浸润,都应铭记书院文化的重大贡献。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



白鹿洞书院 作者供图

文化百科

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数字考古

集成运用现代测绘、遥感、三维重建、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数据库和网络等信息技术,充分采集、运用考古现场的各种空间信息,开展考古学综合分析及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数字考古是信息时代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运用现代测绘技术精确测量考古遗迹和现象,制作考古遗址地形图。②运用遥感技术获取考古遗址的多时相、多分辨率、多光谱等影像资料,通过分析、解译,探查遗迹分布特征。③运用三维激光扫描、倾斜摄影等技术制作具有真实纹理的考古现场数字三维模型,通过三维空间记录、分析考古遗迹和现象。④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考古研究区域的空间与属性数据库,利用空间分析技术对多种信息进行分析、研究,探究古代人地关系模式。⑤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对考古现场、文化遗产、研究成果进行虚拟复原展示,再现遗址形成过程。⑥运用网络技术连接异地考古现场、数据库,传输各种考古信息。

(作者:刘建国)

考古地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GIS)在考古领域中的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是在计算机的支持下,对空间地理相关数据进行采集、管理、操作、分析、模拟和显示输出,并运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提供多种空间地理分析,为地学研究 and 决策服务的空间信息系统。考古调查、发掘中获取的各种遗迹或遗物的时空分布资料都具有空间属性,是研究古代经济、文化与社会形态,保护重要文化遗产的基本信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能够从考古遗迹、现象或遗物的空间位置出发,建立多种空间信息与属性信息并存的数据库和图形图像库,从而能够方便地进行分层或综合显示、查询、模拟各类数据信息。

区域考古调查材料能够反映典型区域不同时期古代聚落的分布与演变特征,结合地形、水文等信息,能够建立特定区域中古代聚落的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再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距离分析、位置分析与建模、通视分析、坡度分析和水文分析等功能,揭示不同时期古代聚落的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探究特定区域中古代人类社会适应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

(作者:刘建国)